

派的破产

法西斯德国军事思想与军事学

法 西 斯 德 國
軍事思想與軍事學派的破產

朱 布 可 夫 作
趙 明 譯

1949. 2. 初 版

法 西 斯 德 國
軍 事 思 想 與 軍 事 學 派 的 破 產

作 者	朱 布 可 夫
譯 者	趙 明
出 版	東 北 書 店
發 行	東 北 書 店

1949. 2月 長初版 1—10,000

數十年來德帝國主義者散佈了關於德軍的不可戰勝，關於它的軍事學說的完美無缺，關於它的事指揮者的特殊品質等等的神話。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使這一神話煙消雲散了。蘇維埃軍隊對希特勒戰爭機器之粉碎，向全世界指明了，德國對其軍事權威的武斷的自負是毫無根據的，打消了數十年來其他歐洲軍隊對德軍所感到的催眠式的恐懼。

正是列寧——斯大林黨所創立的蘇維埃軍隊，依據蘇維埃的軍事學說，才粉碎了德國軍隊和使德國喪失了軍事權威。這種情況，當然不是偶然的。除了蘇維埃的軍隊和軍事學說而外，任何其它軍隊，任何其他的軍事學說，在與希特勒德國所建立的強有力的戰爭機器鬭爭時，都不能指望獲得這樣的勝利。

蘇維埃軍隊，享有着蘇聯全體人民的支持，不僅爲先進的軍事技術所武裝，而且爲先進的思想所武裝，這一思想把他的士氣提高到了資本主義國家軍隊所不能達到的高度。蘇維埃軍隊，在偉大祖國戰爭中，是以英明的統帥斯大林同志爲首的，經過鍛鍊的指揮幹部們領導的。蘇維埃的軍事科學，乃是現代最先進的軍事科學。它的基礎乃是百戰百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

蘇維埃的軍事科學，既是在反對舊時代的軍事權威家們，又是在反對現時代的軍事權威家們，特別是在反對德國軍事思想底固守者的鬭爭中發展起來的。斯大林同志在他回答拉俊同志的信中寫道：『我們是不是應當根據事情的本質來批評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說呢？是的，應當。我們必須從我們的事業的利益和我們時代的軍事科學的觀點上，來展開不僅對克勞塞維茨的批評，而且對毛奇、史蒂芬、魯登道夫、季德爾與別的所謂德國軍事思想家代表們的批評。近三十年來，德國向世界發動了兩次流血戰爭，而兩次都是德國被打敗了。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這是不是說明了：不僅是整個德

國，就連它的軍事思想也沒有受得起考驗呢？毫無條件是這樣的。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的軍人，連我們俄羅斯軍人也在內，曾如何尊重德國的軍事權威家們。是否必須結束這種不相稱的尊重呢？必須結束了。那末，這就需要批評，特別是需要我們這方面的批評——德國的戰勝者方面的批評。』（『布爾塞維克』雜誌，一九四七年第三號）

世界上任何其它國家都會不像普魯士——德國那樣熱衷過自己的軍事權威家。儘管德國已往的軍事不是沒有不可疵議的地方（德國體驗的失敗比勝利多），但他的軍事思想家們却仍以相信德國民族特別具有軍事天賦，相信德國的軍事領袖與理論家們具有天才的精神，教育德國人。

普魯士——德國和弱小的丹麥之戰的勝利結束（一八六四年），與兩大列強——奧地利（一八六六年）和法蘭西（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在軍事上之被粉碎，不但在德國人中間，而且在世界其它國家中，首先是在歐洲國家中，更加鞏固了德國的軍事威望，雖然這些勝利並不是說明德國軍隊的『不可戰勝』，而只是說明了與德國為敵的是軟弱的敵人。德國在十九世紀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使得資本主義國家中許多軍事活動家們忘掉了普魯士——德國在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和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以及與拿破崙第一（一八〇六年）的戰爭中遭受的那些失敗。

資本主義國家中許多軍事活動家對德國軍事權威的盲目態度，不僅說明了這些軍人的『健忘』，而且說明了他們無能科學地批判德國軍事思想和學派，也無力把他們缺陷百出的軍事理論來和更完美的理論相對比，因為按其本質來說，他們也是根據日爾曼軍事學說所根據的同樣原則出發的。

這樣一來，對德國軍隊和德國軍事學說的深刻的科學的批判，就只得落在蘇維埃軍隊和蘇維埃軍事科學的肩上了。

爲德帝國主義服務的普魯士軍事思想

德國成爲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在十九世紀最後廿五年裏。普魯士在一八六六年對奧戰爭的勝利，以及與法國拿破崙第三戰爭的勝利，使德國分立的各部在普魯士的領導下，結合成一統一的國家。最後的這一情況，對於德國的命運有着重大的影響，因爲普魯士在那些組成德國的許多日爾曼邦國中，不僅是最強大的，而且也是最爲反動的國家。在普魯士，封建主義的殘餘是特別的鞏固。對戰爭的崇拜，狂暴的軍國主義，國家權威的理想化——這就是普魯士固有的特點。而所有這些特點也都帶到新組成的國家——德意志帝國裏來了。

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間的戰爭中，普魯士軍隊成了德意志聯邦國家武裝力量的骨幹。普魯士的參謀總長，實際上的總司令格利本特·毛奇（一八〇〇——一八九一年）與俾斯麥乃是德意志帝國的創造者。在普魯士庇護下的德意志底再結合，不僅承認了普魯士和普魯士的容克家族在新國家組織中的領導作用，而且還意味着德意志帝國接受了普魯士的軍事學說。德國哲學家費希特·黑格爾的關於作爲『特選人民』的普魯士人與整個日爾曼人的歷史作用之反動學說，與在普魯士土壤上培植的德國哲學家尼采的關於『英雄人民和商業人民』的更反動的思想，皆成了德意志帝國軍事思想的基礎。戰爭崇拜和軍國主義——按照黑格爾底學說來說，這是社會發展之主要條件——成了德意志帝國的偶像。而德意志帝國一經形成，拿俄國偉大諷刺家薩爾蒂可夫·謝特林的話來說，就在德國引起了

『光榮勝利之醉薰薰的喜悅，砲火的轟鳴，被戰勝者的呻吟』。普魯士的無可辯駁的軍事權威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說，也就成了德意志帝國的軍事學說。

德意志帝國的創立，就標示着在中歐出現了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掠奪者。可是，正如列寧所說，當牠『走向資本主義餐桌的時候，座位已經被人佔滿了』。（列寧全集第三卷三三八頁）因之，新的德意志帝國從牠存在的第一天起，就走上了爲重新分割那已經分割完了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道路。作爲帝國主義的德國底特點，便是將牠的擴張倚托在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君主政體底强有力的軍事機構上，倚托在普魯士容克家族與壟斷資本之密切結合上。列寧在指示德意志帝國主義底特徵時寫道：『它是現代巨大資本主義技術和從屬於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有計劃組織底「新發明」』。（列寧全集廿七卷五一六頁）

德意志帝國主義爲在思想上確立其侵略計劃。會廣泛的利用了普魯士主義的軍事思想。這樣就造成了普魯士與德國軍事思想間的緊密聯繫和完整的繼承性。普魯士王和德意志第一位皇帝威廉第一，還在一八二一年就如下地給總結了普魯士軍閥底戰爭對普魯士生活所起的作用之觀點。他說：『對於我們，沒有比長期和平再可怕的了。請看一看我們的政治狀況吧，如果把我們同鄰國比較一下，則它的弱點矚目皆是。我們應當用精神的力量，來消除這一弱點。而後應當用軍隊來發展自己和保護自己。爲此，戰爭就成了最妙的手段。』

威廉第二在一八八八年繼承了德意志的王位。這正是德國底殖民地掠奪和準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他是以軍國主義和擴張政策的宣敎人資格出場的。從十九世紀末，在威廉第二統治德國的時期內，便開始了德國向東方擴展的時期，尋找『太陽光下的地盤』的時期。帝國主義德國底『東進』的

侵略口號，第一次組成的『特文頓武士團』（原爲一九〇年在巴勒斯坦成立的宗教團體——譯者）就是威廉第二德國，也是希特勒德國的軍事綱領之組成部份。

德國軍事學說奠基人克勞塞維茨

爲克勞塞維茨所奠定的德帝國主義的軍事學說，是早已根深蒂固了的。法西斯以前和法西斯時期的德帝國主義的軍事思想和軍事學說的主要代表們——毛奇、史蒂芬、魯登道夫、季德爾——都是克勞塞維茨的衷心繼承者，都是他的軍事學說之最反動的與最落後的方面之宣教人。

克勞塞維茨（一七八〇—一八三一年），是普魯士——德意志的大軍事理論家。他在暮年時所寫的『戰爭論』一書，直到現在，不僅在德國，就是在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中都認爲是『最完美的軍事思想』。在這本書裏，克勞塞維茨依據黑格爾的唯心論哲學和黑格爾的辯證法，企圖探討出戰爭的本質，並確立戰爭的規律性。克勞塞維茨在這一課題上究竟完成了多少呢？克勞塞維茨的生活和實際軍事活動，適值那爲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所引起的風暴般的軍事發展的時期。澈底震動了封建歐洲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戰爭及拿破崙第一的戰爭，成了構成和考驗克勞塞維茨理論觀點的實驗室。在克勞塞維茨當作基本之一來確定的一个論點，便是：戰爭乃是政治的繼續，乃是另一種強制的手段。

克勞塞維茨的這個論點，在某種意義上說，乃是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發展中向前邁進之新的一步。然而，若是因爲克勞塞維茨把戰爭看做政治的繼續，便以爲克勞塞維茨在某種程度上已接近於馬克思

主義給戰爭來源和戰爭的階級本質所下的定義，那就錯誤了。克勞塞維茨是個辯證家，但他是唯心論的辯證家。當他研究那十九世紀頭廿五年中震撼了歐洲的戰爭底特質時，他不能不看到政治乃是戰爭底基礎。正是政治底利益（而不是其他別的），才使拿破崙第一與英、奧、普、俄進行戰爭。但是克勞塞維茨不能正確的理解政治，即把政治看做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看做是階級鬥爭。他把政治看成是整個社會利益的體現，看成思想鬥爭的表現而。猶有甚者，做爲一個確定不移的君主主義者的克勞塞維茨，終局竟弄到把『社會政治』歸結爲『帝王的政治』，好像帝王就是社會利益的體現者似的。克勞塞維茨不瞭解政治的階級本質，當然也就不能瞭解戰爭的階級本質。因而，他還不能把作爲社會現象的戰爭之本質下一個真正科學的定義結局，他把戰爭歸結爲一種強制。

克勞塞維茨曾企圖給他那一時代的其它軍事問題，特別是戰爭形式（防禦與進攻）的統一問題一種新的提法。

至於說到克勞塞維茨在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斯大林同志曾經指出：列寧『……之所以讚揚克勞塞維茨，首先是由於在當時獲得軍事專門家聲譽的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克勞塞維茨，在他自己的著作裏確切的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著名論點，即是在戰爭與政治之間存在着直接的聯繫，政治產生戰爭，戰爭是強力手段的政治之繼續……。其次，他之所以讚揚克勞塞維茨，是由於克勞塞維茨在自己的著作裏，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確切的說明了一個論點，即是在顯然不利的條件下，退却與進攻同樣合法的一種鬥爭方式。』（『布爾塞維克』雜誌，一九四七年第三期）

唯心論者的克勞塞維茨，不能克服資產階級學者的局限性，不能對戰爭問題作真正科學的研究。他的『戰爭論』一書，充滿了矛盾。這本書是資產階級軍事科學在認識戰爭基本規律和在軍事問題上

的無力的最好的證明。

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 是第一個深入到戰爭底蘊的學者，是發現了戰爭的階級本質和它的規律性的學者。恩格斯的軍事著作乃是第一批科學的軍事著作，它們奠定了現代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的基礎，這基礎又為斯大林同志所繼承並發展了。法郎士·梅林格當時曾指出：就是在軍事領域裏，拿恩格斯的著作來與克勞塞維茨的著作比較一下，也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到那歷史唯物論之優越性。

斯大林同志在他答覆拉俊同志的信裏，分析克勞塞維茨之為軍事理論家的時候曾寫道：『至於說克勞塞維茨之為軍事權威家，那他當然是過了時的。克勞塞維茨是戰爭的手工業時代的代表。但現在我們却處於戰爭的機械時代了。毫無疑問，機械時代是要求新的軍事思想的。』

十九世紀末和廿世紀初的德國軍事學派 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活動家們看來是極度現代化的。但是這一學派的理論基礎，乃是淵源於拿破崙戰爭的（也就是說手工業時期的）同時代人的克勞塞維茨。

拿破崙的軍事藝術給當時軍事藝術增加了許多新東西，但牠也不過是給資產階級的軍事奠下了基礎。

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複雜的軍事技術的製造，使戰爭進入了新的機械的時代。對戰爭的機械時代來說，拿破崙時代的軍事藝術，簡直是幼稚的，陳腐的。那時候的軍事理論家：約翰·克勞塞維茨，也同樣是陳腐的。現在追隨他們的軍事理論——就等於重彈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的老調。可是帝國主義德國的軍事思想家却不理解這點。他們由克勞塞維茨那裏不僅借用了他的反動的軍

事思想，而且還借用了他的戰爭理論。

把自己的軍事學說稱爲最現代化的帝國主義德國，實際上却大部重彈了約敏尼·克勞塞維茨，及其他人的老調。他們不能創造現代戰爭——機器時代戰爭——的真正科學的理論。

克勞塞維茨不僅是德國軍事理論家，而且是德國軍事思想家，普魯士主義的反動思想的體現者。他曾寫過：『由於教育和圍繞着我的環境，致使民族的和階級的感情在我的性格中扎下了深根。我是普魯士的軍官，這一句話就說明了全盤的意思。』克勞塞維茨的這種反動性，在其所寫的『絕對戰爭』理論中，找到了其最顯明的表現。在『絕對戰爭』中，克勞塞維茨教導說：政治目的與戰爭目的是相符合的，因此，在戰爭中剩下的只有赤裸的戰鬥，在戰鬥中，只要能達到勝利，一切手段都是好的。恩格斯在揭露黑格爾哲學的反動方面時寫道：黑格爾的辯證法，不能保證那正是建立在這一方法基礎上的黑格爾哲學體系，擺脫任何的反動性。爲了說明這點，恩格斯首先指出，一切資產階級的哲學體系，『按向來習慣，都會應是這種或那種絕對真理完成了的。』誰都知道，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說來，絕對真理就是『絕對理念』。

克勞塞維茨也沒有越出這種規外。他的軍事體系成了『絕對戰爭』的反動理論。

研究十九世紀頭廿五年的戰爭經驗時，克勞塞維茨是帶着與普魯士主義利害有關的有色眼鏡來看這種經驗的。在研究那時期的戰爭經驗時，他沒有遵守科學的客觀態度，而只由其中摘取了那種支持其『絕對戰爭』理論的東西。

克勞塞維茨拜倒在拿破崙第一的軍事天才之前，拜倒在拿破崙第一建立世界統治的反動思想之前，沒頭沒腦的稱揚他的軍事才能，却抹殺庫圖佐夫的指揮藝術。庫圖佐夫以其自己的進行戰爭的方

法來與拿破崙第一的方法相對立，而這種方法是比拿破崙第一的方法更完美的。一八一二年戰爭經驗與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的戰爭經驗，就是這種完美性的確切的證明。

國家主義者的克勞塞維茨，不能理解庫圖佐夫戰略中的新東西。這主要的可以於其觀點之偏狹性來說明。在他看來，好像俄國人民不能建立獨立的軍事藝術；好像在俄國統帥中找不出能擊潰和消滅拿破崙軍隊的人。誰都知道，爲了誇揚普魯士人，克勞塞維茨竟把庫圖佐夫一系列天才的戰略思想（塔魯丁機動戰，小戰與大戰相結合，等等）寫進曾在庫圖佐夫參謀部中工作過的德國人（他自己也在內）的賬上。

拿恩格斯的話來說，如果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與其『絕對理念』昇到君主——普魯士國家哲學的地位；那麼，克勞塞維茨的軍事體系，也就成了普魯士——德意志國家的正式體系。在這一體系影響之下，也就形成了德國的軍事思想和德國的軍事學說。

法西斯以前的與法西斯時代的帝國主義德國的軍事領導者們，在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一書中，曾尋找過那既關乎其軍事思想，又關乎其軍事學說之反動思想的理論基礎。

這就是法西斯德國軍事學派中反動的、落後的一切；這就是被以權威者來尊崇的克勞塞維茨的一切。

『閃擊戰』的理論是德國軍事學說的基礎

『閃擊戰』的理論乃是德國軍事學說的基礎，這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的前夜爲德國參

謀總長史蒂芬（一八三三—一九一三年）所製定的。克勞塞維茨的著名論點乃是這一理論的基礎。克勞塞維茨教示說：『在時間上延遲（逐漸的）使用兵力是不應該的；要在一個時間內結集一切打擊的力量，這就是基本的軍事法則。』這個理論之實踐的部份，是史蒂芬根據一八六六年與一普戰爭與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的經驗製訂的。在其所著『卡內』（俄文爲：“КАИНА”——譯者）一書中，史蒂芬仔細分析了普魯士軍在一八六六年與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中的主要戰役，並由其中總結出一種完美的（按照他的意見）軍事作戰方式——『卡內戰略』——即包圍敵人基本力量之殲滅戰。

『卡內』，在戰史中是用來稱呼那發生於二千多年以前的普尼切斯戰爭（羅馬與卡爾發根戰爭）（卡爾發根爲非洲古國——譯者）時代的一次作戰的。在那次作戰中，著名的卡爾發根司令官哥尼拔配置了五萬軍隊在『卡內』村附近包圍了並殲滅了七萬羅馬軍。

德國軍事思想家，首先是史蒂芬，把這次作戰看作是軍事藝術底峯頂。他們以特有的自負宣稱德軍是『卡內』思想（即完全包圍並殲滅敵人）底唯一體現者。

史蒂芬的『卡內』這一書，是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德國的軍事思想之巨著。其中發揮的思想，完全符合帝國主義德國的軍事目的。這著作與其建立世界統治的反動思想一起，成了德國軍事科學的『新發明』。

史蒂芬在這本書中傳佈着『閃擊戰』的思想，以一擊完全粉碎敵人軍事實力的思想。他確信軍事藝術原則的『永久不變性』，也就是說，把軍事看做一點也不變易的東西。最後，他在軍事與軍事科學中輸進了冒險主義的精神，既拒絕對自己力量與可能性作正確的估計，又拒絕對敵人的力量與可能

性做正確的估計。

可以毫無困難的指出，史蒂芬的所有這些『科學的』論點，連一點真正科學氣味也沒有。

史蒂芬所樹立的速決戰或是『閃擊戰』的理論，並沒有經受住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驗的考驗。史蒂芬所擬定的計劃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的頭幾個月，就遭受了破產。『卡內戰略』也沒能被德軍實現。法軍由於俄軍的帮助，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在馬倫河會戰中打敗了德軍。一反德國的軍事學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採取了長期性質，成了持續不斷的前綫交戰。以魯登道夫爲首的德軍統帥部想縮短戰爭期限的一切企圖，不論在西綫（英法）或在東綫（俄國），終局都破產了。德國軍事科學的破產，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諸原因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之後，德國人把『閃擊戰』的全部缺點澈底審查了沒有呢？德國的軍事思想是否清算了毛奇、史蒂芬、魯登道夫的戰略思想上的冒險主義呢？一點也沒有。如果，史蒂芬的計劃的基礎，是他所樹立的『閃擊戰』的理論（這是一八六六年與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中，普軍的『閃擊』勝利暗示給史蒂芬的理論）；那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法西斯德國參謀總部所製訂的計劃也是以『閃擊戰』的理論作基礎，雖則德軍已經身受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的經驗，已證明了這種理論之一切虛妄性。

史蒂芬在樹立其『卡內戰略』理論時，正像弗里德里赫一樣，強調了『大兵團』的意義。他寫道：『對於任何樣式的「卡內」來說，力量的佔優勢是一種最好的方式。』史蒂芬在其進攻法國的軍事計劃中，就會想不僅以兵力上的絕對優勢，而且以自己右翼方面軍隊之適當部署來達到這種優勢。不論是史蒂芬自己或是他的追隨者都認爲這個部署是整個計劃的要點，而認爲對這個部署之任何變

動，都使這個計劃失去了奇蹟似的力量。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中，史蒂芬計劃之所以破產，據官方傳說，正是由於這一部署之被變動了的原因。

法西斯德國軍事理論家在製訂『閃擊戰』計劃時，也同樣着重於兵力上的優勢，雖然他們並沒有那樣無條件地採取戰略展開的方式。魯登道夫在其『總體戰』一書中寫道：『對戰略展開不能給以同樣的處理；但要記住一點：任何武裝力量，在決定戰爭結局的那個地方，都不會是太大的。』

法西斯德國的軍事理論家們，爲要在德國未來戰爭時，不必顧及進行戰爭方法之任何國際法規起見，他們擁護了『閃擊戰』的理論。

無論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德國進行戰爭的方法是怎樣殘酷，它們也沒有使法西斯軍事理論家們感到滿足。魯登道夫在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時，認爲在諸種原因之中，進行戰爭方法之『過於人道』的表現，也是其中之一。魯登道夫的追隨者與門徒季德爾，與其他德國法西斯軍隊將軍們同樣，在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譯者）戰爭中，沒有遵從任何軍事法規與通例。他是最罪惡最無人性的方法進行戰爭的。然而就是這樣，也未能挽救法西斯德國的失敗。德國軍事學說的缺陷，就是這次也使德國自食其果。

如果把『閃擊戰』的理論看做是沒有任何基礎的東西，當然是不對的。這個理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完全不是自動就破產了的。而是建立在這種理論基礎之上的法西斯德國的戰爭機器與蘇維埃國家的軍事組織和軍事體系衝突的結果而破產。

因爲『閃擊戰』的理論，不管牠的一切冒險性，都不會自動崩毀的——關於這一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的事件可資證明。一九三九年德軍在波蘭只二十二天就結束了戰事。一九四〇年夏，德軍

在西部法國開始攻勢後一個半月，法國投降主義者的統治集團就在希特勒的旨令下簽訂了對法國非常屈辱的休戰條約。因此，法西斯德國的軍事機構，儘管這一機構所依據的理論基礎有多少缺陷，却表明了在某種條件之下，是能以在西歐實行『閃擊』的。

斯大林同志在其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廿四週年的報告中，談到希特勒德國反蘇的『閃擊戰』計劃崩潰原因時說：『用什麼來解釋『閃擊戰』在西歐能成功，而在東方却會失敗，並崩潰了呢？』

『當他們確信在二個月內就結束對蘇戰爭，并在這短短期間內就進到烏拉爾時，德國——法西斯戰略家是指望的什麼呢？』

『首先，牠們所指望的是，切願能建成一個反蘇大聯合。先以革命的幽靈來恐嚇英美國家中的統治集團，然後把這些國家吸引到這個聯合中來，這樣來使我們國家脫離其他列強而孤立。……可是，德國人嚴重失算了。不管赫斯怎樣努力，英國與美國不但沒有參加德法西斯掠奪者的反蘇進軍，相反地却同蘇聯在一個營壘裏來反對希特勒德國。』

『其次，（斯大林同志繼續說）德國人指望的是蘇維埃制度的不鞏固，蘇維埃後方的不鞏固，他們認為，在初次嚴重打擊之後，在紅軍初次失利之後，工農之間就會展開衝突，各民族之間就會開始爭鬥，並走上暴動，國家的各組成部份就會四分五裂起來，這樣就當然便利了德國掠奪者乘機進到烏拉爾。可是，在這裏，德國人又嚴重失算了。』

『最後，德國掠奪者指望的是，紅軍與紅海軍的軟弱。他們認為，德陸軍與德海軍在第一次打擊之下，就能使我們的軍隊與我們的艦隊潰散與覆滅，而爲自己開闢一條道路，毫無困難的進入我們國家的腹地。可是這裏德國人也嚴重失算了。他們過高的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了我們陸軍與海

軍的力量。』（斯大林『論蘇聯偉大祖國的戰爭』第廿一，廿二，廿三頁）

因此，根據法西斯德國的戰略本身來看，他們的『閃擊戰』計劃，『第一，是建立在德帝國主義所要侵略的那個國家之完全孤立上；第二，建立在這個國家走上戰爭時，沒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與缺乏必需的政治團結上；第三，建立在對方軍事的軟弱性上，缺少能以抵抗德帝國主義戰爭機器所必需之武裝力量上。』這些先決條件，在現代大規模戰爭中沒有一個不有，也不能不有，法則的力量，因而也就不過是一種自然的道理。因此，法西斯德國『閃擊戰』理論的一切基本先決條件之不實際，因而之脆弱無力，不是偶然的。他們僅證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的希特勒德國的軍事理論，不過是一種冒險主義的理論。與史蒂芬的『速決戰』學說一樣，遠非真正科學的理論。這個理論在反蘇戰爭中完全破產了，和蘇維埃國家先進的軍事理論一碰，他就像紙糊的小屋子似的破碎了。

※

※

※

德國從走上帝國主義戰爭道路那一天起，他們的軍事思想家們就沒有停止過研究兩綫作戰的問題。他們中間的每一個都提出了自己關於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而其中每一個答案，又都抹煞了活生生的，實際的戰爭。一八七一年毛奇寫道：『對年青的德意志帝國生存說來，最危險的考驗，就是使他同時與俄法作戰。』毛奇用建立德奧—匈意的軍事同盟和反俄的預防戰爭的方法來解決兩面作戰的問題。可是，俄法也以互相間締結軍事同盟來答覆了德奧—匈意的軍事同盟，後來英國也加入了俄法軍事同盟，這就使禦防的反俄戰爭成為不可能。

面對法俄軍事同盟這一事實的史蒂芬，企圖用首先對法軍，而隨着對俄軍的『閃電』似的澈底的擊潰，以解決兩面作戰的問題，這個思想乃是一九〇五年史蒂芬所擬定的計劃之基礎。可是史蒂芬採